

# 好詩不厭百回讀

袁行霈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好詩不厌百回讀

袁行霈自署



# 日月不息 師表常尊

## ——賀袁行霈老師八十華誕

葛曉音

從 1963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算起，我成為袁行霈老師的學生已經有半個世紀了。五十餘年來，古代文學教研室的許多老先生已經陸續謝世，袁老師也從風華正茂的才俊變成了白髮蒼蒼的名賢。但是他儒雅的風度和溫厚的笑容，卻幾十年不變，使學生們忘記了歲月的磨蝕，領會了古人所云「日月不息，師表常尊」的至理。

### 一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文系文學專業，不少重要的基礎課都由教授親自上堂。我們六三級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史這一段，是由林庚先生教的。那時林先生才五十多

歲，頭髮烏黑，但因為表情嚴肅，不苟言笑，在同學們眼裡是很難接近的老權威。這門課有幾節曾由袁老師上過。中文系當時有很多年輕的助教和講師，五五級留了一批，人數最多，袁老師也是一位青年教師，但他是五四級的，輩分較高。見到袁老師之前，就已經聽說他是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所以大家對他的到來都很期盼。第一次在課堂上見到他，恍若看到了林庚先生年輕時的形象：清癯的臉容，瘦削的身材，更有那種獨特的清逸氣質，與林先生真有幾分神似。後來有一次不知甚麼單位要來課堂錄像，袁老師特意換上了一身深色嶄新的中山裝，和林先生平時的裝束一樣，讓大家不由得眼前一亮。於是同學們私下裡把袁老師稱作「小林庚」。已經不記得袁老師當初上課的具體內容，只有他那清晰緩慢的語調和一手漂亮的板書，至今印象深刻。

「十年動亂」結束後，我們老三屆的大學生中有少數人考回了北大的「回爐班」，第二年又各自考取了各大學中文系研究生。我師從陳貽焮先生門下，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方向。袁老師的選修課自然是我的必修。那時研究生還不多，選修課也不分研究生和本科生，想聽的都可以去聽。研究生和七七級同學都擠在一個課堂裡。改革開放初期，同學們都想把浪費了的十年光陰奪回來，學習

熱情極其高漲。許多課堂座無虛席，其中袁老師和金開誠老師的課最為叫座。雖然已經安排在二教的大階梯教室，但座位還是不夠，經常是剛剛佔到一個好位子，聽說要換教室，就得趕快收拾文具書包，衝到另一個更大的教室裡去。最高紀錄是一堂課換了三次教室，就這樣還有許多學生坐在階梯上，甚至是老師講台周邊的地上。所以我那時總是早早就到課堂，搶佔最前排的位子。我的筆記也是最認真的，幾乎每句話都記。因為常坐在前排，有時袁老師會在課間休息時走到我面前，拿起我的筆記本翻閱，幫我補上漏記的內容，或者理解不準確的地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文學史的教學開始突破五六十年代只講思想性、人民性的教條主義框框，重視詩歌藝術的理解和分析。袁老師就是當時的先行者。他的課著重在詩歌的意境和藝術表現，正是學生們最為渴求的內容。而他的講課藝術也和他講的內容一樣，非常講究。節奏的快慢疏密、聲調的抑揚頓挫，都把握得恰到好處。既要言不煩，善於用最關鍵的幾句話將每首詩歌的好處點透；又深入細緻，讓聽眾跟著他清晰的講解進入意境。那時上課用的資料主要靠教師抄黑板。袁老師的板書都是直行，字體端麗遒勁，寫滿一黑板後，可以當書法欣賞。有時要擦掉改寫新的，同學們心裡都暗暗可惜。八十年代中，葉嘉瑩

先生多次來北大講學訪問，常由陳先生和袁先生接待。有一次聊天時談起講課來，葉先生問我：「葛曉音，作為他們兩位先生的學生，你來點評一下他們的講課怎麼樣？」這下把我難住了，我想了一下，回答說：「陳先生的講課是興會神到式的；而聽袁先生講課是藝術享受。」葉先生大笑。

陳先生和袁老師很談得來，在校園裡經常可以遇到他們兩人一起騎著自行車來來去去。陳先生有甚麼事，或者有新詩要送給袁老師看，總是打發我到袁老師家裡去。我和張明非雖然不是袁老師親自指導的學生，但是他待我們同樣親切，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家還沒有電話，我和張明非曾兩次冒冒失失事先沒有聯繫，就上門叨擾。一次是因語言專業的曹寶麟同學為袁老師刻了兩枚藏書章，我和張明非送上門去。袁老師和夫人楊老師非常客氣，非要留我們吃雞湯麵。不久袁老師作為北大中文系第一位到東京大學文學部講學的老師去日本。對於我們這些曾經長期閉鎖在邊疆農村的學生來說，國外是甚麼樣子，就像外星一樣難以想像，所以等袁老師回國後，我們又迫不及待地去敲門，請袁老師給我們談談在日本的見聞。袁老師雖然剛回學校很疲勞，但仍然高興地接待我們，和我們聊了很久，還留我們在他家吃飯，我們也就老實不客氣地吃上了。現

在回想起來，當學生的時候真是不懂事。

畢業留校以後，和袁老師在同一個教研室，常常能從他待人接物的態度悟出一些為人師者所應有的修養。那時教研室經常有政治學習，或是開會討論教學大綱的修改，老師們見面機會比較多。討論工作時，無論有甚麼樣的意見不合，他從不與人相爭，只是從容地申述自己的意見。我說話有時比較衝，袁老師如果覺得不妥當，只是微笑著制止，讓我立即醒悟自己的不得體，慢慢地知道應該謹言慎行。袁老師是口不臧否人物的，準確地說，是不否只臧。五十年來，從未聽他在背後議論過別人的是非；但別人有一點好處，他總是不吝誇獎。有一次，一個外地來北大聽課的進修教師抄襲了袁老師上課的內容，當成自己的文章去發表。大家知道此事都義憤填膺，因為八十年代這種事情還比較罕見。但袁老師只是無可奈何地笑笑，沒有劍拔弩張地去追究那個外地教師。但是他對學術上的問題非常認真。有一年他的一位研究生在論文中將陳子昂《修竹篇序》中所說：「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解釋為指阮籍、嵇康等正始詩人的詩歌，這本來是通行的解釋，不能算錯。我原來也是這樣理解的。但陳貽焮先生認為應該是用《毛詩序》中所說「《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意思。我查閱了若干盛唐文和白居易的用法，接

受了陳先生的觀點。在評那篇研究生論文時，就提出了商榷意見。袁老師見到後，便來和我討論這句話究竟該怎麼解，並且查找了一些可以證明「正始之音」是指曹魏正始詩歌的例子。確實唐詩唐文中也有一些是這樣用的，比如李善《進文選表》。所以原來的解釋也可通。讓我感動的是袁老師和我討論問題時沒有一點老師的架子，態度非常謙和誠懇。他對後輩的成長也非常關懷，有時聽外校的老師說起袁老師如何推獎我，楊老師也總是見面就鼓勵我，才知道原來我的論文袁老師大多看過，很清楚我的發展路向。但他很少將這種關注流露在外面，只是默默地扶持。記得袁老師剛擔任《國學研究》主編時，為了編發創刊號，曾特意組織了一個演講會，讓我和閻步克等青年學者到會上去宣講我們投給創刊號的論文。然後把這些論文和前輩名宿的論文都發在第一期《國學研究》上，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北大中文系的老師們向來有尊師的傳統。陳先生和袁先生都不是林庚先生的研究生，只是擔任過助教，但都畢生以弟子之禮奉侍林先生。陳先生每週都要到林先生家裡去請安，因為較年長，林先生待他很客氣。袁老師比較年輕，林先生在工作上或在家務方面有甚麼事，都找袁老師。雖然林先生也曾斷斷續續地留過得力的研究生如鍾元

凱，或助手如商偉這樣的年輕人在他身邊，但在我看來，林先生似乎是把袁老師當兒子看的，袁老師也完全融入了林先生的家庭。我因此在林先生家裡常常見到袁老師。逢年過節自不必說，林先生家裡有甚麼大小事情，都是袁老師張羅。雖然後來袁老師的學術地位越來越高，工作責任越來越重，但這種親密的師生關係直到林先生去世始終不變。

林先生伉儷情深，但師母晚年患有多種疾病，最終在林先生八十大壽這一天去世，林先生悲痛不已。袁老師十分擔心先生的健康，為了讓林先生早日從陰影中走出來，想了很多辦法。後來他聯繫了一家出版社，請林先生選一本適合少兒閱讀的詩選，袁老師為之做注釋，希望他在精神上有所轉移。林先生果然在完成這一工作後，心情慢慢平復。過了些日子，林先生提出想要寫完《中國文學史》的下冊，指定我當助手。在此期間，林先生談起他對《水滸傳》的看法，與當時所有論水滸的意見都不同。他從《水滸傳》的成書過程和版本入手，判斷了水滸最後成書的年代。同時，根據盛唐以來對「王霸」的解釋，批評了當時有些學者將水滸英雄要建「王霸之業」的說法誤解為要推翻朝廷的論點。論證了宋江接受招安的必然性。再從明代前期外患嚴重以及明朝處理外敵和鎮壓內亂的不同政策等

方面入手，分析了此書在寫到宋江招安後為甚麼將大量篇幅放在抵禦外敵上的時代原因。我幫他在圖書館尋找了很多材料以證成此說。論文寫作過程中，我告訴袁老師，林先生有一篇關於《水滸傳》的論文，論點可謂石破天驚。袁老師非常高興，要我告訴他內容。因為稿子尚未完成，林先生希望暫時保密，所以一時不能說。以後袁老師每次遇到我就關切地詢問稿子的進展，但不再問內容。初稿完成後，我趕快先給袁老師看了。袁老師看後當即表示要把這篇論文刊登在《國學研究》上。後來經過修改，發在創刊號上。按袁老師和林先生的關係，林先生寫了甚麼他先知道是理所當然的。但為了尊重林先生要保密的意思，袁老師還是一直耐心地等著。這件趣事也讓我看到了袁老師尊師的古人之風。

## 二

袁老師成為全國名師以後，擔子越來越重。他先是領導北大文史哲的教師們和中央電視台合作，完成了《中華文明之光》一百五十集的攝製工作，這件事對於發揚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後，又組織全國古典文學的專家主編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取代了二十世紀六十年

代成書的藍皮文學史和社科院文研所的文學史，作為高校中文系使用的教材，至今無可替代。後來，又組織北大文史哲的教師編纂了《中華文明史》，這套書完成後，美國以康達維為首的一批漢學家立即準備翻譯成英文。北大成立一百一十週年時，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北大。在和教師的座談會上，袁老師作為代表發言，對如何讓世界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後來，北大在國學院的基礎上成立了漢學研究中心，每年資助一些海外學者來華研究。袁老師作為國學院院長和漢學中心主任，自然是更加忙碌了。

做了這麼多大事，又同時擔任著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許多社會職務，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袁老師對於自己的專業研究卻一直沒有放鬆。多年來出版了《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國文言小說書目》《中國文學概論》《中國詩學通論》《盛唐詩壇研究》《清思錄》《愈廬集》《陶淵明研究》《陶淵明集箋注》等等著作，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論文，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袁老師的詩歌藝術研究就馳譽海內外。他繼承了林先生的長處，對詩歌藝術有很高的感悟力，同時又能將詩歌文本研究和文學理論研究結合起來，最早從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意境、意象、詩歌的

音樂美，以及人格美、自然美等多方面闡發了中國詩歌藝術的內涵。這些方面後來都成為學術界風行於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的熱點問題。袁老師的每篇論文思考都非常周密詳細，幾乎做到了題無贅義。例如論《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指出了雙關義、情韻義、象徵義、深層義和言外義五種情況，每種都舉出詩例，以精彩的分析來支持論點，最後概括出所有這些多義性，是中國古典詩歌含蓄蘊藉的主要成因。又如意境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討論文章最多的一個問題，特別是意境的定義，有一段時期十分糾結。袁老師的《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糾正了當時很多人以為「意境」一詞創自王國維的誤解，上篇先從「意與境的交融」闡明中國古代傳統的文藝理論中意境這個範疇如何形成，並指出了意與境交融的三種方式：情隨境生，移情入境，體貼物情、物我情融。這三種方式都是從大量詩歌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其次，袁老師又從「意境的深化和開拓」闡明構思和提煉對於意境創造的重要性。再次，袁老師還從「意境的個性化」分析了意境和風格的關係，並指出王國維的「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說違反了創作與欣賞的一般經驗。最後，指出意境創新的重要性。上篇論意境已經涵蓋了許多論文的內容，而此文還有下篇，先說明「有無意境不是衡量藝術高低的唯一標尺」，然後分

析了「詩人之意境，詩歌之意境，讀者之意境」。尤其是從熟稔感、嚮往感、超越感三方面來分析讀者之意境，極有新創。當時，西方的接受美學還沒有風靡國內，這三種感受都是袁老師從自己的閱讀經驗中得來，可說是獨創的接受理論。最後文章還指出了「境生於象而超乎象」的問題。由於囊括了意境這一論題的方方面面，儘管後來關於意境的論文汗牛充棟，但是大多沒有超越這篇論文的範圍和深度。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講詩歌美學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潮流，有些論文雖然講得滿臉是美，卻甜得發膩。袁老師講詩歌美總是從原理著眼，感性和理性結合得恰到好處。關於人格美和藝術美的關係，就是他較早關注的一個角度。例如他論屈原的人格美，上篇從「獨立不遷」「上下求索」「好修為常」三方面抓住屈原人格美的主要特點，下篇以「瑰奇雄偉之美」「絢麗璀璨之美」「流動迴旋之美」「微婉隱約之美」四個方面與之對應，講清了騷型美是屈原美好的人格在藝術上的體現。與此同時，袁老師很早就注意到哲學思想和詩歌藝術的關係，例如《言意與形神——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魏晉玄學對文論的影響，在當時也是富有開創性的。論文追溯了言不盡意論從戰國到魏晉時期的發展，從語言和思辨的關係

分析了言不盡意論的原理。並探討了王弼對莊子的得意忘言論的詮釋，歐陽建《言盡意論》的論證缺陷。同時，對某些流行的說法提出不同看法，如認為言盡意和言不盡意只是討論言辭和意念的關係，不等於認識論，又指出言不盡意和得意忘言是兩個不同的命題，言不盡意從表達方面說，得意忘言是從接收方面說，不可混為一談，言不盡意論的代表人物是荀粲而不是王弼。在此基礎上，論文進一步探討了言意之辨對古代文藝理論的影響，從《文賦》、陶淵明，到《文心雕龍》、《詩品》、劉禹錫、《詩式》、司空圖、歐陽修、嚴羽、王漁洋的詩學理論，一一辨析其理論與言意之辨的關係，然後又從言意之辨引申到重神忘形的理論，及其在人物品鑒及繪畫、書法理論中的體現，將題目做到了十分完足的程度。陳貽焮先生曾告訴我，林庚先生很欣賞袁老師的這篇論文。此外，袁老師論述詩與禪、王維詩歌的禪意與畫意等論文，在同類題目的研究中也是較早的。由於論點從大量詩歌和文論文本中提煉，論述穩妥精當，這些論文常常被同行引用。正如林先生在《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序言中所說，袁老師「為學多方，長於分析。每觸類而旁通，遂遊刃於群藝，嘗倡邊緣之學；舉凡音樂、繪畫、宗教、哲學，思維所至，莫不成其論詩之注腳。」打通多種學科之間的聯繫，最後落實到詩歌藝術之

研究，正是學界當下努力的方向，而袁老師早在三十年前就以其研究的實績開出了新方法的門徑。

袁老師的治學實踐了他自己多次在文章和學術會議發言中所倡導的主張：將橫通和縱通結合起來，成果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這些固然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這一代學者治學，是全身心地投入。和林先生、陳先生一樣，袁老師重視大作家的研究，從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到蘇軾、陸游、辛棄疾，關注的都是偉大詩人。他們被這些詩人的人格精神所感動，努力去和他們交朋友，在研究這些詩人的過程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袁老師說他最喜愛的詩句是杜甫的「心跡喜雙清」，把它當作自己的座右銘。而最能體現心與跡俱清的詩人莫過於陶淵明了。所以袁老師在陶淵明研究上花費的時間最多，他積多年鑽研之成果，完成了《陶淵明集箋注》的大著作，撰寫了研究陶淵明的一系列論文，如《崇尚自然的思想與陶詩的自然美》《陶淵明的哲學思考》《陶淵明與魏晉風流》《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陶詩主題的創新》《辛詞與陶詩》《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等等，同行學者譽之為「特色鮮明，自成一家」，「其扎實的功底和翔實可信的資料積累，對文本的悉心研讀和獨到的藝術見解，人品研究和作品研究結合，藝術鑒賞和哲學思考研究結合

的方法等，都將給後學者深刻的啟迪」。同時，他還在生活中努力實踐著陶淵明的人生哲學。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學界，保持心跡雙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學風也受到污染。大江南北的各地高校都為著博士點、學科評估、成果評獎等搞公關、走後門，忙得不亦樂乎。邀請講學、旅遊、送禮，處身於學科評議要津的學術權威們很難抵擋這些猛烈的攻勢。找袁老師的人自然更不在少數，我也曾經陪外地的老同學登過他的門。但是袁老師非常小心，只要是可能有某種干求意圖的邀請，他一概婉言謝絕。雖然難免得罪一些人，但保持了內心的坦然。其實被攻下來的那些評委，可能替人辦了事，卻也留下了被人背後議論的污名。袁老師對別人的請託是如此，對自己的事情也同樣不肯求人。他曾有一位碩士畢業好幾年的研究生，想考他的博士，只是因為在職，不符合中文系不招在職博士生的規定，儘管考試成績出色，外語滿分，也不能入學。袁老師雖然為之惋惜焦急，卻不願利用自己的聲望和資格去系裡請求通融。後來那位研究生只能到別的系去就讀。

前年冬天，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舉辦學術大師講壇，邀請袁老師前去演講，題目就是「陶淵明研究」。在場的聽眾都從他的演講中感受到他是將多年研究陶淵明

的心得體會濃縮在這次講課中了。他在《陶淵明集箋注》中有許多關於陶淵明生平的新發現和詩歌語詞解讀的新見解，如果從考據角度講，學生不易聽懂，但他通過詩歌的解析深入淺出地傳達出來，就特別有趣味。他做的 PPT 還準備了非常豐富的資料和圖片。很多書畫是他多年來利用出國訪問的機會到歐美國家的圖書館拍攝的，以前雖然在《北京大學學報》上讀過他的相關論文《古代繪畫中的陶淵明》，但這次親眼看到圖片，更覺精彩紛呈。搜集這些資料不知要花費多少工夫，但為陶淵明研究開出一塊新天地，多少辛苦也是值得的了。在台下聽講時，我的腦海裡不斷浮現出上研究生時聽他講課的回憶。這麼多年過去，先生的頭髮已經全白，但是精神依然矍鑠。他講著陶淵明，似乎就是這位大詩人的知己。他的聲調平和低緩，但有一種沁入人心的吸引力，令百餘名聽眾擠滿的講堂鴉雀無聲。講座結束前袁老師還朗誦了一首他早年下鄉時寫的學陶詩，使全場氣氛達到了高潮。這次講座持續了將近三個小時，袁老師始終站著，講到後來連嗓音都嘶啞了。但直到我作為主持人進行講評時，他還是不肯坐下，依然謙和地微笑著面向聽眾。我想到了袁老師以前多次說過的一句話：「我這輩子就是個普通的老師。我喜歡當老師。如果有下輩子，我還是願意當老師！」我把這句話還有他的

座右銘「心跡喜雙清」告訴聽眾，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在場聽講的東京大學大木康教授不停地說：「感動！感動！太感動了！」大家都明白：一位學者只有具備這樣的情懷，才能真正理解陶淵明，使他的陶淵明研究難以超越。

送袁老師去機場時，中央文史館陪同他前來的工作人員悄悄告訴我：「館長講完回住處時，累得幾乎下不了車，路都走不動了。」是啊，如今連我這個老學生都站不了兩個小時，更不要說年近八十的先生竟站了三個小時的講台。為了取得更好的講課效果，袁老師忘記了自己的年齡和體力。只要站在講台上，他所想的就只是怎麼把課教好。無論身居甚麼樣的職位，他最在乎的還是教書。五十年前是如此，五十年後還是如此。

日月不息，師表常尊。衷心祝願袁老師健康長壽，永葆陶詩的心境和學術的青春！

## 目錄

|                    |    |
|--------------------|----|
| 自序 .....           | 25 |
| 詩經·漢廣 .....        | 27 |
| 冉冉孤生竹 .....        | 29 |
| 迢迢牽牛星 .....        | 32 |
| 步出夏門行·觀滄海 曹操 ..... | 36 |
| 龜雖壽 曹操 .....       | 42 |
| 代出自薊北門行 鮑照 .....   | 45 |
| 野望 王績 .....        | 51 |
|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 .....  | 54 |
| 登幽州台歌 陳子昂 .....    | 59 |
| 詠柳 賀知章 .....       | 64 |
|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    | 69 |
| 次北固山下 王灣 .....     | 77 |
| 聽蜀僧濬彈琴 李白 .....    | 81 |

|             |     |     |
|-------------|-----|-----|
| 峨眉山月歌       | 李白  | 87  |
| 早發白帝城       | 李白  | 91  |
| 月下獨酌        | 李白  | 94  |
| 宿五松山下荀媼家    | 李白  | 99  |
| 登金陵鳳凰台      | 李白  | 102 |
| 春夜洛城聞笛      | 李白  | 105 |
| 又呈吳郎        | 杜甫  | 108 |
| 塞下曲         | 盧綸  | 113 |
| 賣炭翁         | 白居易 | 115 |
| 琵琶行         | 白居易 | 121 |
| 石頭城         | 劉禹錫 | 132 |
|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 劉禹錫 | 136 |
| 老夫採玉歌       | 李賀  | 140 |
| 李憑箏篋引       | 李賀  | 144 |
| 夢天          | 李賀  | 157 |
| 秋夕          | 杜牧  | 162 |
| 錦瑟          | 李商隱 | 165 |
| 菩薩蠻         | 溫庭筠 | 168 |
| 菩薩蠻         | 韋莊  | 173 |
| 待月台         | 蘇軾  | 177 |
| 質簫谷         | 蘇軾  | 180 |

|                          |         |
|--------------------------|---------|
| 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 蘇軾 .....       | 183     |
| 水調歌頭 蘇軾 .....            | 188     |
| 念奴嬌·赤壁懷古 蘇軾 .....        | 194     |
| 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蘇軾 .....    | 203     |
| 禾熟 孔平仲 .....             | 209     |
| 夜坐 張耒 .....              | 212     |
| 蘭陵王·柳 周邦彥 .....          | 215     |
| 六丑·薔薇謝後作 周邦彥 .....       | 222     |
| 瑞龍吟·春詞 周邦彥 .....         | 228     |
| 玉樓春 周邦彥 .....            | 234     |
| 鷓鴣天 陸游 .....             | 239     |
| 念奴嬌·過洞庭 張孝祥 .....        | 242     |
| 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 辛棄疾 .....  | 250     |
| 暗香 姜夔 .....              | 256     |
| 疏影 姜夔 .....              | 260     |
| 台城路·塞外七夕 納蘭性德 .....      | 267     |
| <br>附一：《岳陽樓記》賞析 .....    | <br>271 |
| 附二：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鑒賞 .....     | 281     |
| 附三：閱讀古典詩詞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 ..... | 301     |

## 自序

《好詩不厭百回讀》是北京出版社的編輯高立志兄策劃的，他起的書名，他搜集的文章，也由他擔任責編。這省了我很多事，我很感謝。我猜想這書名的靈感來自蘇東坡的兩句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這兩句詩的典故出自魏魚豢《魏略》：「董遇好學，人來從學，每曰：『當先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難得暇日。』遇曰：『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

既然讀書百遍，其義自見，那就無須講解了。但為何還要講呢？原來這「講」不過是跟讀者的一種交流、一種彙報，講的是自己的體會，也可以說是向讀者繳的一份作業罷了，讀者不可完全聽信的。董仲舒說：「《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這樣看來，百回讀不是死讀，而是要不斷琢磨，不斷領悟，既要得詩人之用心，也

要有自己的體會。元遺山說：「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他強調「咀嚼」，強調讀出「餘味」來，也是經驗之談。

好詩是多義的，是有啟發性的，給讀者留下了想像的餘地，讓讀者參與藝術的再創造。在準確理解寫作背景和字詞典故的基礎上，讀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譚獻說過：「詩人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復堂詞錄序》）這是深得詩之奧妙的。如果把詩當成數學原理或公式，只能有一種理解，而排斥其他，豈不是把一川活水變成一灘死水了嗎！詩歌語言的生機不也就被扼殺了嗎！

我還有這樣的經驗，同一首詩，在不同的年齡讀來感悟不同，在不同的境遇中讀來，感悟也不同。正如黃庭堅論陶淵明所說：「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請讀者千萬不要把我的賞析文章當成標準答案，你們可以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能，去領悟，去補充，去發揮。將我的解析當成一根線頭，牽出你們自己的世界來才好。當然，前提必須是真正讀懂。

## 詩經·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詩是一個樵夫所唱。他熱戀著一位美麗的姑娘，卻得不到她。這支絕妙的詩歌正是他在漢水之濱砍柴的時候，浩淼的水勢觸動了情懷而唱出的。他明明知道所愛的人不可得到，卻依然不能忘記她。不僅如此，還要幻想得到她的時候如何如何。真是痴情一片，情深似海啊！

首章八句，四句曰「不可」。二、三章重複首章後四

句，又各有兩個「不可」。短短的一首小詩，竟浸於一片連接不斷的「不可」聲中，歌者的那種無可奈何之情沛然流注。

這首詩的結構形式和《詩經》中其他許多民歌一樣也是重章疊句。而這首詩的韻味主要就表現在「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這四句的反覆詠唱上。長歌浩歎，回環往復，不能自已。這四句構成妙喻，都是就眼前之景，信手拈來。《詩經·衛風》中有一篇《河廣》，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江河的寬窄以及是否可渡，人的感覺會隨著感情的變化而發生變化。要比喻事之難成，則曰：不可泳、不可方。要比喻事之易成，則曰：誰說河寬？只要以一葦就可以渡過了。誰說河寬？連一隻小船都容不下。是不是沒有客觀的可信的標準呢？也不是。只是抒情詩的創作原不必拘泥於生活的細節。這種靈活的處理方法，正是詩歌藝術巧妙的地方，細細體會是頗為有趣的。

##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千里結遠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此詩或云是婚後夫有遠行，妻子怨別之作。然細玩詩意，恐不然。或許是寫一對男女已有成約而尚未成婚，男方遲遲不來迎娶，女方遂有種種疑慮哀傷，作出這首感情細膩曲折之詩。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而曰「孤生」以喻

其子子孤立而無依靠，「冉冉」是柔弱下垂的樣子。這是女子的自喻。「泰山」即「太山」，大山之意。「阿」是山坳。山是大山，又在山阿之處，可以避風，這是以山比喻男方。《文選》李善注曰：「結根泰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誠是。

「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菟絲）和女蘿是兩種蔓生植物，其莖蔓互相牽纏，比喻兩個生命的結合。《文選》五臣注：「兔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從下文看來，兔絲是女子的自喻，女蘿是比喻男方。「為新婚」不一定是已經結了婚，正如清方廷珪《文選集成》所說，此是「媒妁成言之始」而「非嫁時」。「為新婚」是指已經訂了婚，但還沒有迎娶。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這還是以「兔絲」自喻，既然兔絲之生有一定的時間，則夫婦之會亦當及時。言外之意是說不要錯過了青春時光。

「千里結遠婚，悠悠隔山陂。」從這兩句看來，男方所在甚遠，他們的結婚或非易事。這女子曾企盼著，不知何時他的車子才能到來，所以接下來說：「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這首詩開頭的六句都是比，這四句改用賦，意盡旨遠，比以上六句更見性情。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

草萎。」這四句又用比。蕙和蘭是兩種香草，用以自比。「含英」是說花朵初開而未盡發。「揚光輝」形容其容光煥發。如要採花當趁此時，過時不採，蕙蘭亦將隨秋草而凋萎了。這是希望男方趁早來迎娶，不要錯過了時光。唐杜秋娘《金縷衣》：「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與此兩句意思相近。

最後二句「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張玉穀說：「代揣彼心，自安己分。」誠然。這女子的疑慮已抒寫畢盡，最後遂改為自我安慰。她相信男方諒必堅持高尚的節操，一定會來的，那麼自己又何必怨傷呢？

## 迢迢牽牛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牽牛和織女本是兩個星宿的名稱。牽牛星即「河鼓二」，在銀河東。織女星又稱「天孫」，在銀河西，與牽牛相對。在中國關於牽牛和織女的民間故事起源很早。《詩·小雅·大東》已經寫到了牽牛和織女，但還只是作為兩顆星來寫的。《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俶真訓》開始說織女是神女。而在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賦》和《九詠》裡，牽牛和織女已成為夫婦了。曹植《九詠》李善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